警世通言





第十二卷

范鰍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為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

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竄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　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　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

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眾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後喊聲振天只道韃虜追來那原來是本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武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眾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饑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

沒有消費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搶奪，變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饑，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竟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婦人想也是避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

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裡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採問荊妻消耗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淚而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叫他在店中喫了些飯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慇勤勤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腳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

南宋天子南渡即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月如流不覺已是建炎三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為怪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忿氣尚未息答應道

不愧慷慨丈夫相對[illegible]

有什麼苦就講罷那漢道吾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裡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荊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信聞言甚踧踖不安將自己虞城失散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

初不曉得是甚問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
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惶拆散未
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
信亦覺心中淒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
通信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間同
來做個親戚庶於鄰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
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列俊卿是也是
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
悄悄偷淚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列俊卿
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

四奇

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虞不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同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房居住三個月後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爲媒嫁與列俊卿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列俊卿八拜爲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爲證

夫換妻兮妻換夫　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　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之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南宋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呂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illegible]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地不遭兵火也就遇個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州饑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為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偪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為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為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好人有[illegible]
[illegible]人做人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僞號做須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鰍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刼掠勾當賊黨見他

平生有好人心為盲鰍亦世間

凡事畏縮就他鍬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鰍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呂忠翊有個女兒小名順哥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遊兵刦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赶得三零四散呂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順哥脚小伶仃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順哥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順哥自敘乃是宦家之女希周遂吒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

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
爲眷屬三生有幸順哥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
無奈只得許允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爲汝爲亦
甚喜希周遂順哥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
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
鴦二字名爲鴛鴦寶鏡用爲聘禮遂請范氏宗族花
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姝一個儒雅丰
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
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

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范汝爲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浚岳飛張俊張榮吳玠吳璘等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蘄王諱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爲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呂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勦反賊知呂公在福州爲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敕遇有地方

此婦人大有見識大有志節

人才聰憑塡敕委用韓公從用呂忠翊為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汝為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順哥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為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矣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床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上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宦家兒女擄劫在此

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合豈無鄉曲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周全於令尊骨肉團圓尚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順哥道若果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尹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順哥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伴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的說話到紹興二年

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為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竪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順哥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為短命全貞鬼　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呂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順哥那順哥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悲且喜順哥將賊兵擄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

述了一遍呂提轄嘿然無語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呂提轄回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陞賞自不必說一日呂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順哥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呂公罵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麽順哥含淚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為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

罵得賀時往不少且既於君無心兩相分

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為完節之婦呂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呂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呂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順哥在後堂簾中竊覷等呂公入衙問道適纔賫公牒來的何人呂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順哥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呂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

姪負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不慈豈不是你妄想了侍妾問知豈不可笑順哥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子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呂公衙門順哥又從簾下窺覷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鵝兒昔年在閩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

之必得其真情呂公應承了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呂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呂公問其那賀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呂公道獻兄非是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來呂公屏去左右即忙下跪口稱死罪呂公用手攙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爲煽誘饑民據城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爲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

便不肯去。從古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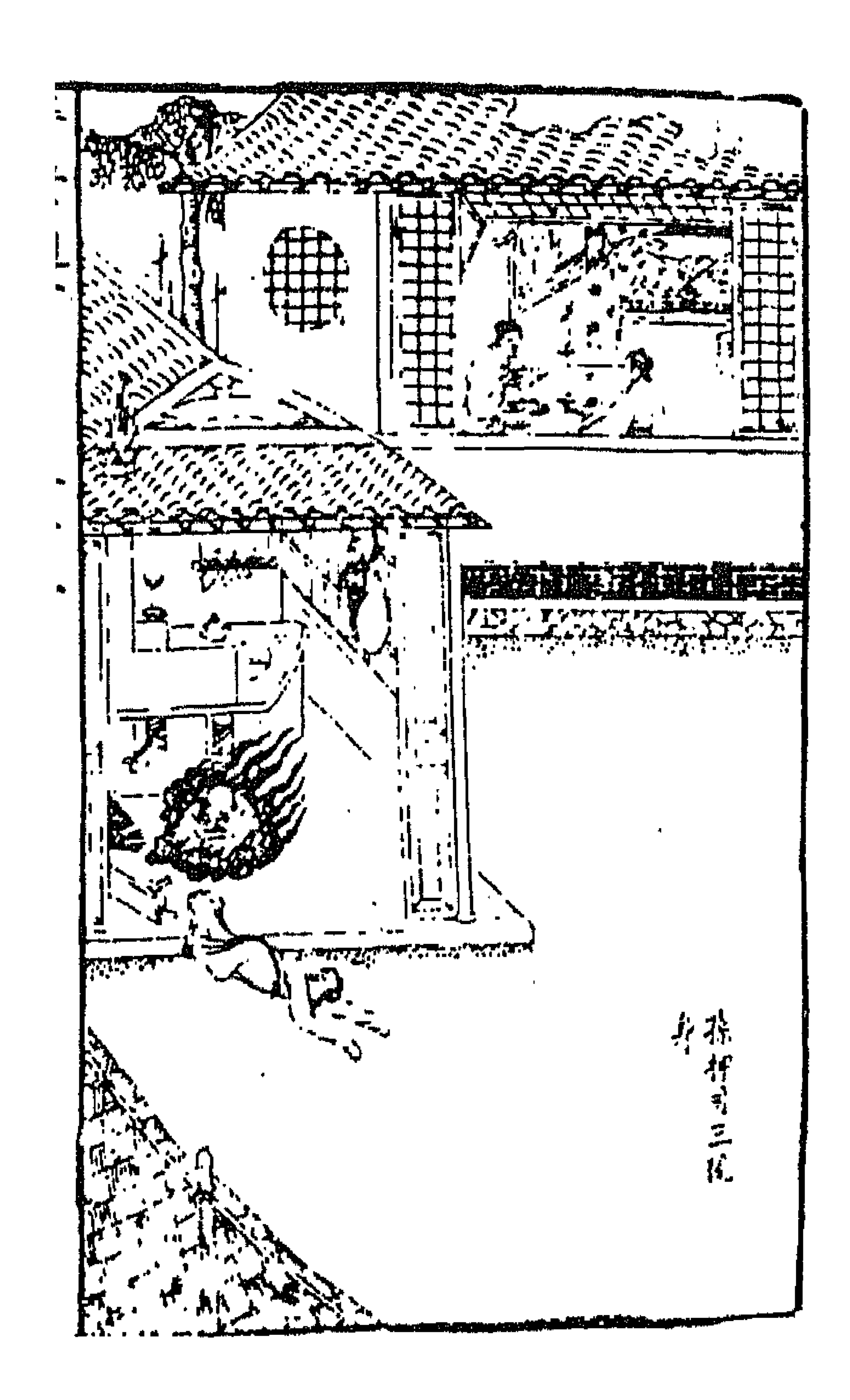
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鰍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為前鋒每戰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呂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宦家女納之為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若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依止有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呂公又問道足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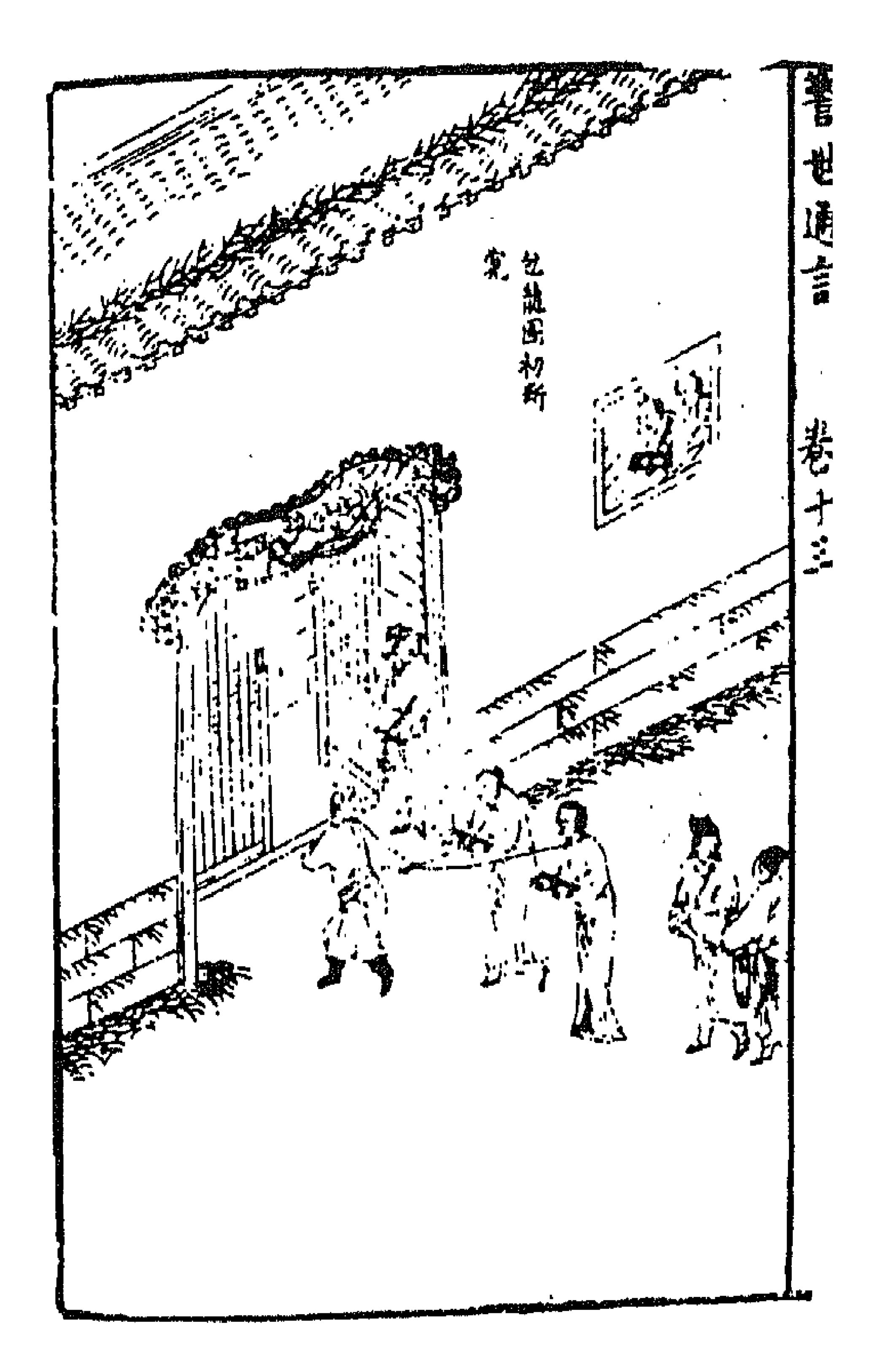
先痛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呂公道此鏡尚在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呂公道可借一觀承信揭開衣衿在錦裹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中藏着寶鏡呂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嚴如生成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呂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即吾女也吾女見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呂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即留承信於衙門歇宿過了數日呂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即令女兒相

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顧哥同過封州拜別呂公呂公備下千金粧奩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糾不可使范氏無後乃行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其舊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後人評論范鰍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裡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　一旦團圓鏡裡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　總由陰德感皇天




包龍圖初斷
冤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貧窮石崇富　算來都是只爭時

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個太常大卿，姓陳名亞，因打章子厚不中，除做江東留守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一日與衆官宴於臨江亭上，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不用五行四柱能知禍福興衰。大卿問甚人敢出此語，衆官有曾認的說道此乃金陵術士邊瞽。大卿分付與我叫來。即時叫至門下，但見

破帽無簷　藍縷衣裾　霜髯鬅鬢　傴僂形軀

邊瞽手携節杖入來長揖一聲摸若坍沿便坐大卿怒道你既瞽目不能觀古聖之書輒敢輕五行而自高邊瞽道某善能聽響聲知進退聞鞋履響辨死生大卿道你術果驗否說言未了見大江中舞船一隻櫓聲咿軋自上流而下大卿便問邊瞽主何災福答言櫓聲帶哀舟中必載大官之喪大卿遣人訊問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在任身故載靈柩歸鄉大卿大驚道使漢東方朔復生不能過汝賜酒十樽銀十兩道之那邊瞽能聽櫓聲知災福今日且說個賣封

先生姓李名杰，是東京開封府人，去兗州府奉符縣前開箇卜肆，用金紙糊着一把太阿寶劒，底下一箇招兒，寫道：斬天下無學同聲。這箇先生果是陰陽有准，

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瞻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知風水。五星深曉，決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談，斷成敗興衰似見。

當日挂了招兒，只見一箇人走將進來，怎生打扮？但見：

裹背繫帶頭巾，着上兩領皁衫，腰間繫條絲縧，下

面前一雙乾鞋淨襪袖裏袋着一軸文字、那人和金劍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鋪下卦子、只見先生道這命算不得那箇買卦的却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姓孫名文問道如何不與我算這命、先生道上覆尊官這命難算押司道怎地難算先生道尊官有酒休買護短休問押司道我不會喫酒也不護短先生道再請年月日時恐有差錯押司再說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尊官且休算押司道我不諱但說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寫下四句來道是、

白虎臨身日　　臨身必有災
不過明日丑　　親族盡悲哀
押司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敢瞞主
身官當死又問却是幾年上當死先生道今年死
又問却是今年幾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月死又問却
是今年今月幾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月今日死再問
早晚時辰先生道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
死押司道若今夜真箇死萬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
你縣裏理會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來取下這
斫學同的劍斬了小子的頭押司聽說不覺怒

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把那先生拵出卦舖去怎地
計結那先生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只見縣裏走出數箇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問做甚閑押司道甚麼道理我閑買箇卦卻說我今夜三更三點當死我本身又無疾病怎地三更三點便死待拵他去縣中官司究問明白衆人道若信卜賣了屋賣卦口沒量斗衆人和烘孫押司去了轉來埋怨那先生道李先生你觸了這箇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賣卦不成了從來貧好斷賤好斷只有壽數難斷你

看其著想

又不是閻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那裏便斷生斷死刻刻時刻日這般有准說話也該放寬緩些先生道若要奉承人此就不准了若說實話又惹人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歎口氣收了此鋪搬在別處去了

却說孫押司雖則被衆人勸了只是不好意思當日縣裏押了文字歸去心中好悶歸到家中押司娘見他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問丈夫有甚事煩惱想是縣裏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問再問道多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又道不是再問道莫是與人爭鬧來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縣前買個卦那先

好人欲出只行是非可笑

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娘聽得說那箇別豎星眼圓睜問道怎地平白一箇人今夜便教死如何不捽他去縣裏官司押司道便捽他去衆人勸了渾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裏少待我尋常有事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如今替你去尋那箇先生問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又無甚官事臨逼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與他理會却强如你婦人家當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排幾盃酒來喫着我今夜不睡消遣這一夜三盃兩盞不覺喫得爛

醉、只見孫押司在校椅上朦朧着醉眼、打瞌睡、渾家道、丈夫恁地便睡着、叫迎兒你且搖覺爹爹來、迎兒到身邊搖着不醒、叫一會不應、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扶押司入房裏去睡、若還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孫押司只與着酒消遣一夜、千不合、萬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孫押司只就當年當月當日當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裏彭越、

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見丈夫先去睡、分付迎兒廚下打滅了火燭說

與迎兒道你曾聽你爹爹說日間賣卦的先生你爹爹今夜三更當死迎兒道告媽媽迎兒也聽得說來那裏討這話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做些針線且看今夜死也不死若還今夜不死明日却與他理會教迎兒你且莫睡迎兒道那裏敢睡道猶未了迎兒打瞌睡押司娘道迎兒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兒道我不睡纔說罷迎兒又睡着押司娘叫得應問他如今甚時候了迎兒聽縣衙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押司娘道迎兒且莫睡則個這時辰正尷尬那迎兒又睡着叫不應只聽得押司從床上跳將下來兀底中門

響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點燈看時只聽得大門響迎兒和押司娘點燈去趕只見一箇着白的人一隻手掩着面走出去撲通地跳入奉符縣河裏去了正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那條河直通着黃河水滴溜也似緊那裏打撈尸首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號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投河教我兩箇靠兀誰卽時叫起四家鄰舍來上手住的刁嫂下手住的毛嫂對門住的高嫂鮑嫂一發都來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刁嫂道眞

有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裏兀自見押司着了皁衫袖着文字歸來，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高嫂道：便是我也和押司廝叫來。鮑嫂道：我家裏的早間去縣前幹事，見押司捽着賣卦的先生，兀自歸來說，怎知道如今真箇死了。刁嫂道：押司你怎地不分付我們鄰舍則箇，如何便死？簌地兩行淚下。毛嫂道：思量起押司許多好處來，如何不煩惱？也眼淚出。鮑嫂道：押司幾時再得見你？即時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追薦亡靈，撚指間過了三箇月。當日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只見兩箇婦女喫得面紅

嫁人多端逢押司之開也

頓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兩朶通草花撥開布簾入來道這裏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時却是兩箇媒人無非是姓張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時不見媒婆道押司恭煩惱外日不知不曾送得香紙來莫怪則箇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䓁道前日已做過百日了兩箇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日直恁地好人有時老媳婦和他廝叫還喏不迭時今死了許多時宅中冷靜也好說頭親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月日再生得一箇一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媒婆道恁地也不難老媳婦却有一頭好親押司娘道

且住，如何，待似我先頭丈夫，兩箇喫了茶歸去過了數日，又來說親，押司娘道，婆婆休只管來說親，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來說，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說這親，寧可守孤孀度日，當時押司娘啟齒張舌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寃家，雙雙受國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未可知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孫，如今也要嫁箇姓孫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職役的人

第三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兩箇聽得說道好也你說要嫁箇姓孫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教他入舍的若是說別件事還費些計較偏是這三件事老媳婦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喚做大孫押司如今來說親的元是奉符縣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孫押司鑽上差役做第一名押司喚做小孫押司他也肯來入舍我教押司娘嫁這小孫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恁地湊巧張媒道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若胡說時變做七十二隻雌狗在押司娘家吠屎押司娘道

果然如此，煩婆婆且去說看，不知緣分如何。張媒道：就今日好日，討一箇利市團圓吉帖。押司娘道：卻不曾買在家裏。李媒道：老媳婦這裏有。便從抹胸內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箋紙來。正是

雲際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寫了帖子。兩箇媒婆接去，免不得下財納禮，往來傳話，不上兩月，入舍小孫押司在家。夫妻兩箇好一對兒，果是說得着。不則一日，兩口兒喫得酒醉，教迎兒做些箇醒酒湯來喫。迎兒去廚下一頭燒火，口裏埋冤道：先的押司在

時，恁早晚我自睡了，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湯，只見火筒塞住了孔，燒不着，迎兒低着頭，把火筒去竈床脚上敲，敲未得幾聲，則見竈床脚漸漸起來，離地一尺已上，見一箇人，頂着竈床，脖項上套着井欄，披着一部頭髮，長伸着舌頭，眼裏滴出血來，叫道迎兒與爹爹做主則箇，諕得迎兒大叫一聲，匹然倒地，面皮黃眼無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夫妻兩人，𢹂來救得迎兒甦醒，討些安魂定魄湯與

他喫了問道你適來見了甚麼便倒了迎兒告媽媽
却纔在竈前燒火只見竈床漸漸起來見先押司爹
爹脖項上套着井欄眼中流出血來披着頭髮叫聲
迎兒便喫驚倒了押司娘見說倒把迎兒打箇漏風
掌你這丫頭教你做醒酒湯則說道懶做便了直裝
出許多死模活樣莫做莫做打滅了火去睡迎兒自
去睡了且說夫妻兩箇歸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哥
這丫頭見這般事不中用教他離了我家罷小孫押
司道却教他那裏去押司娘道我自有箇道理到天
明做飯喫了押司自去官府承應押司娘叫過迎兒

來道、迎兒你在我家裏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裏、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裏莫是要嫁箇老公、如今我與你說頭親、迎兒道那裏敢指望、却教迎兒嫁兀誰、押司娘只因教迎兒嫁這箇人與大孫押司索了命、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窗

當時不由迎兒做主把來嫁了一箇人那廝姓王名興、渾名喚做王酒酒、又喫酒、又要賭、迎兒嫁將去那得三箇月、把房臥都費盡了、那廝喫得醉走來家把迎兒罵道打脊賤人見我恁般苦不去問你使頭借

三五百錢來做盤纏迎兒喫不得這廝罵把豬兒繫了腰一發走來小孫押司家中押司娘見了道迎兒你自嫁了人又來說甚麼迎兒告媽媽實不敢瞞迎兒嫁那廝不着又喫酒又要賭如今來得三箇月有些房臥都使盡了沒計奈何告媽媽借換得三五百錢把來做盤纏押司娘道迎兒你嫁人不着是你的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後番却休要來迎兒接了銀子謝了媽媽歸家那得四五日又使盡了當日天色晚王興那廝喫得酒醉走來看着迎兒道打脊賤人你見恁般苦不去再告使頭則箇迎兒道我前番去

借得一兩銀子，喫盡千言萬語，如今卻教我又怎地去。王婆罵道，打脊賤人，你若不去時，打折你一隻腳。迎兒喫罵不過，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門卻關了。迎兒欲待敲門，又恐怕他埋怨進退兩難，只得再走回來，過了兩三家人家，只見一箇人道，迎兒，我與你一件物事，只因這箇人身上，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孫押司煩惱正是

龜游水面分開綠　　鶴立松梢點破青

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只見人家屋簷頭一箇人，舒角幞頭，緋袍角帶，抱著骨碌文字，低聲叫道，

迎兒、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見在一箇去處、未敢說與你知道、你把手來、我與你一件物事、迎兒打一接接了這件物事、隨手不見了、那箇緋袍角帶的人、迎兒看那物事時、却是一包碎銀子、迎兒歸到家中、敲門、只聽得裏面道、姐姐、你去使頭家裏如何恁早晚纔回、迎兒道、好教你知、我去媽媽家借米、他家關了門、我又不敢敲、怕喫他埋怨、再走回來、只見人家屋簷頭立着先的押司、裹角幞頭、緋袍角帶、與我一包銀子在這裏、王興聽說道、打脊賤人、你却來我面前說鬼話、你這一包銀子、來得不明、你且進來、迎兒入

[illegible]聽我說你尋常說那竈前看見先押司的話我也都記得這事一定有些蹊蹺我却怕鄰舍聽得故依地如此說你把銀子收好待天明去縣裏首告

他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等閒插柳柳成陰

王興到天明時思量道且住有兩件事告首不得第一件他是縣裏頭名押司我怎敢惡了他第二件却無買跡這些銀子也待入官却打沒頭官司不如讀幾件衣裝買兩箇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裏到去謝索他則個計較已定便去買下兩箇盒子送去兩

人、打扮身上乾淨、走來孫押司家、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分外乾淨、又送盒子來、便道、你那得錢鈔、王興道、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撰得有二兩銀子、送些盒子來、如今也不喫酒也不賭錢了、押司娘道、王興你自歸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王興去了、押司娘對着迎兒道、我有一炷東峰岱岳願香要還、我明日同你去則個、當晚無話、明早起來、梳洗罷、押司自去縣裏去、押司娘鎖了門、和迎兒同行、到東岳廟殿上燒了香、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行到速報司前迎兒行間繫得鬆脫了裙帶、押司娘先行過去、迎兒、

三娶

正在後面緊裙帶只見速報司裏有箇舒角幞頭緋袍角帶的判官叫迎兒我便是你先的押司你與我申冤則箇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看道却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話來如何與我這物事正是

開天闢地罕曾聞　從古至今希得見

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裏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當日燒了香各自歸家把上項事對王興說了王興討那物事看時却是一幅紙上寫道

大女子　小女子　前人耕來後人餌

要知三更事　　掇開火下水
來年二三月　　句已當解此
王興看了解說不出分付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撚指間到來年二月間換個知縣是廬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傳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所以叫做包龍圖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那包爺自小聰明正直做知縣時便能剖人間曖昧之情斷天下狐疑之獄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要知三更事　掇開火下水

包爺次日早堂喚合當吏書將這兩句教他解說無人能識包公討白牌一面將這一聯楷書在上却就是小孫押司動筆寫畢包公將朱筆判在後面如有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將牌掛於縣門烘動縣前縣後官身私身挑水擦背只為貪那賞物都來猜先爭看却說王興正在縣前買棗糕喫聽見人說知縣相公掛一面白牌出來牌上有二句言語無人解得王興走來看時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字地喫了一驚欲要出首那新知縣相公是箇古怪的

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說、除了、我再無第二箇人曉得、這二句話的來歷、買了棗糕回去與渾家說知此事、迎兒道、先押司三遍出現、教我與他申冤、又白白裏得了他一包銀子、若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見責、王興意猶不決、再到縣前、正遇了鄰人裴孔目、王興平昔曉得裴孔目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靜巷裏、將此事與他商議、該出首也不該、裴孔目道、那遞報司這一幅紙、在那裏、王興道、見藏在我渾家衣服箱裏、裴孔目道、我先去與你禀官、你回去取了這幅紙、帶到縣裏、待知縣相公喚你時、你却拿將出來、做箇證見、當

下王興去了裴孔目候包爺退堂見小孫押司不在左右就跪將過去稟道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只有鄰舍王興聽得來歷他說是岳廟速報司與他一幅紙紙上還寫許多言語內中却有這二句包爺問道王興如今在那裏裴孔目道已回家取那一幅紙去了包爺差人速拿王興回話却說王興回家開了渾家的衣箱檢那幅紙出來看時只叫得苦原來是一張素紙字跡全無不敢到縣裏去懷着鬼胎躲在家裏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推辭只得帶了這張素紙隨着公差進縣直至後堂

包爺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傍。包爺問王興道：裴某說你在岳廟中收得一幅紙，可取上來看。王興達連叩頭禀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廟燒香，走到速報司前，那神道出現，與他一幅紙，紙上寫着一篇說話。中間其實有老爺自押上寫的兩句，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裏，方纔去檢看，變了一張素紙，如今這素紙見在，小人不敢說謊。包爺取紙上來看了，問道：這一篇言語，你可記得？王興道：小人還記得，便將念與包爺聽了。包爺將紙寫出，仔細推詳了一會，叫王興，我且問你，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的老婆，可再有甚

麼言語分付王興道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寃包爺大怒喝道胡說做了神道有甚寃沒處申得偏你的婆娘會替他申寃他到來央你這等無稽之言却哄誰來王興慌忙叫頭道老爺是有箇緣故包爺道你細細講講得有理有賞如無理時今日就是你開棒了王興稟道小人的妻子原是伏侍本縣大孫押司的叫做迎兒因算命的先生那大孫押司某年某月某日三更三點命裏該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却把迎兒嫁出與小人爲妻小人的丈夫何次在孫家箱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項上套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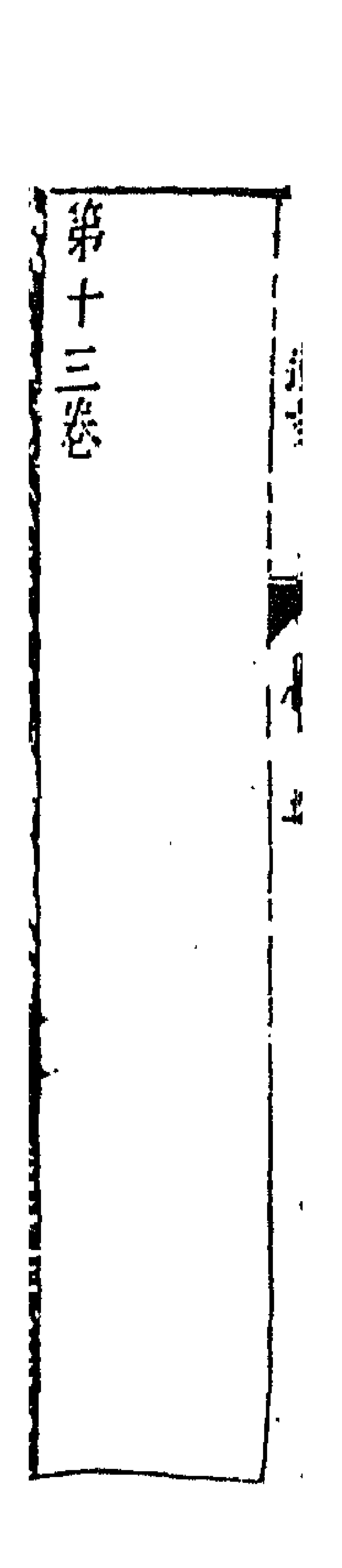
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
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又遇見先押司舒角襆
頭緋袍角帶把一包碎銀與小人的妻子第三遍於
廟裏速報司判官出現將這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
說得明白
又囑付與他巾兒那判官的模樣就是大孫押司原
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包爺聞言呵呵大笑原來
如此喝教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你
兩箇做得好事小孫押司道小人不曾做甚麼事包
爺將速報司一箇言語解說出來大女子小女子女
解得明白
之子乃外孫是說外郎姓孫分明是大孫押司小孫

押司說人耕來後人餌餌者食也是說你自得他的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大孫押司死於三更時分要知死的根由掇開火下之水那迎兒見家長在竈下披髮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勒死之狀頭上套着井欄井者水也竈者火也水在火下你家竈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屍必在井中來年二三月正是今日句已當解此句巳兩字合來乃是箇包字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爲官解其語意與他雪冤喝教左右同王興押着小孫押司到他家竈下不拘好歹要掘出屍首回話衆人似疑不信到孫家

發開花床脚地下是一塊石皮揭起石皮是一口井喚集土工將井水弔乾絡了竹籃放人下去打撈撈起一箇屍首來衆人齊來認看面色不改還有人認得是大孫押司項上果有勒帛小孫押司唬得面如土色不敢開口衆人俱各駭然元來這小孫押司當初是大雪裏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凍倒好箇後生救他活了教他識字寫文書不想渾家與他有事當日大孫押司筭命回來時恰好小孫押司正閃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當死趁這箇機會把酒灌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攛在井裏小孫押司

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塊大石頭漾在滎符縣河裏撲通地一聲響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後來却把竈來壓在井上次後說成親事當下衆人回復了包爺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雙雙的問成死罪償了大孫押司之命包爺不失信於小民將十兩銀子賞與王興王興把三兩謝了裴孔目不在話下包爺初任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龍圖日間斷人夜間斷鬼有詩為證

詩何臟迹誰解明　包公一除鬼神驚
可嗟暗室虧心者　莫道天公鑑不清


第十三卷